

邃

懷

堂

全

集

邃懷堂駢文箋註卷二

寶山袁翼著

門人高安朱舩箋註

書祝希哲譙樓鼓聲記後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宜乎人心之喜怒哀樂
各肖以出也戰鼓死聲也往而不返梵鼓定聲也沈而
入空鼗鼓碎聲也如荷盤之受雨腰鼓媚聲也如春鳥
之啄木辟雍賁鼓有聖賢告誡之聲邨祠社鼓有豐樂
笑語之聲正平之鼓哀而憤對山之鼓傲而雅形有大
小之製音有遲速之節肖心而出入耳而異皆人所自
爲也至若寒夜苦雨譙樓鼓聲則硜然以涇促然以煩

窈然以長淒然以怨倚闌則若近若遠欹枕則忽有忽
無其傍皇中夜催人心坎者必爲荒庵之枯僧孀閨之
病媛逆旅之羈夫棄捐之房老將軍髮白聞雞鳴而起
舞志士鐙青抱蟬簡而未睡縈縈焉沈沈焉疑屋漏疑
籜掃疑鬼嘯於梁疑人咳於寢疑鈴墮於砌疑瓦碎於
檐疑月之上闔疑風之開扉含酸茹苦骨悚神傷彼浮
蟻達旦引鴛同夢持籌而較鎚銖燃蠟而照歌舞此聲
也何爲乎入耳哉余兩夜不寐譙鼓三下讀希哲此文
歎古人之先得我心也遂書其後

祝希哲

明史文苑傳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宏治五
年舉於鄉授廣東興甯知縣稍遷應天通判

允明生而枝指故自譙樓鼓聲記祝希哲懷星堂集

龍街之黃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沈沈

而莫知其所在嗚呼霜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

察公傲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冤者若木然寡情者

徒然煎人肺肝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客惋孤

娥滅成焉天崖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寶之枯禪沙

塞之窮成江湖之游女以至惲孽背燈之泣崎幽玩

劍之憤壯俠撫肉之嘆迫至悲鴉苦大愁蟄困蚓且

鳴號不能已也嗚呼鼓聲之悽感極矣庚戌五月十

八日丙夜聞之以為記案楊慎丹鉛總錄郡縣更鼓

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曉

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五聲禮學戰鼓駱賓王

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案梵鼓即法鼓也釋元憚

隱隱地中鳴戰鼓梵鼓案梵鼓即法鼓也釋元憚

迢迢天上出將軍梵鼓苑珠林釋氏振法鼓于鹿苑

定聲配法苑珠林色界諸天非男非女無相匹

腰鼓民打腰鼓而宴諺曰腰鼓鳴春草生賁鼓詩大

社鼓

采德潤村社圖詩村南村北

正平鼓

後漢書禰衡傳衡字

正平曹操欲見衡衡不肯往操懷忿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

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

衡于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對山鼓

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操搥而去顏色不作對山鼓

明史文苑傳康海字德涵對山者海之別號也錢氏

列朝詩集康海小序楊侍郎廷儀過許西留飲甚歡

尺書通問德涵發怒擲琵琶搥之楊走追而罵曰吾

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計官做耶歸田三十餘

年其沒也遺囊蕭然大小鼓卻有三百副其風致可

也房老拾遺記石崇愛婢翾風以文辭擅愛年至三

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即退雞鳴起舞晉書祖逖傳逖

翾風為房老使主羣少雞鳴起舞與劉琨共被同

寢中夜聞荒雞鳴逖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舊制京城內金吾昏

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沈沈虞集朝回卽事詩書
 置六街鼓號曰黎黎鼓沈沈沈鼓晨樽盤盤
 杯鬼嘯韓愈原鬼有嘯于梁從浮蟻張衡南都賦酒
 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持籌晉書王戎傳戎好興
 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利每日執牙籌晝夜
 計算常歌舞白居易歌舞詩朱門三下張建封競渡
 若不足歌舞車馬客紅燭照歌舞詩鼓聲三下
 開紅旗

書幾社考後

幾社考二卷得於吳閶市肆尾缺數頁不著撰人倣襲陽耆舊之編補江上孤忠之錄感時蒿目畧跡原心與沈芝光復社紀事杜九高社事始末可以參觀者也昔范蔚宗破史格創立黨錮傳識者傷之溯自熹廟之倦勤實乃明家之末造縉紳分洛蜀爲門戶閹兒視名器如弁髦西李邀封稷狐社鼠東林點將地煞天罡迨涇陽之首善旣撤西銘之盟長代興天子問吉士之起居閨閣聯黨魁之聲氣而彝仲臥子諸賢亦復刑牲於白芷之城設藹於黃門之宅通縞帶者萬人飲平原者十

日維時赤羽警於三邊黃巾滿於六宇而牛心麀尾競
尙清談龍腹虎頭互相標榜卒至蕭不竝蘭鶚能啄鳳
貽貂璫以口實樹敵國於眉間及白旄鮪水甲子徇師
青蓋洛陽庚申出迪蕩綸扉於茂草殉崑玉於劫灰又
奚補哉幾社諸公蠶叢已失猶招白帝之魂龜鼎雖遷
不搏青城之額三旬逆命螳螂之臂孤撐七校裹瘡鯨
鯢之腥橫煽肉餐鬼妾童子登陴火炳神鐙菜傭制梃
此固忠孝著於枌榆義烈彰於史冊者矣其有廁名仕
版造膝經廬子魚拾金黃允黜婦疾風勁草板蕩誠臣
猶有媿焉然而韓仇旣報畱侯可作漢臣梁祚告終開

府遂餐周粟何必緇衣髡首泣題東寺之詩黑水歸雲
擊碎西臺之竹也幾社而後又有得朋須友春藻大雅
諸會振前輩之音塵續傳鐙之香火小草閒花尙繞隋
隄之樹張弓挾彈空描孟昶之容等於自餽之無譏比
諸殘唐之歇後夫取友非詩酒之媒講學豈國家之福
其始亦砥礪名節枕藉經史而涓流不塞致洩蹄窪爝
火微延終燎原野況若古晉諸人才不及君廚學未窺
閩洛乃欲刑白馬於洹上立赤幟於趙軍則又己己以
前諸公所齒冷者也

幾社社登春社事始末復者興復絕學之義也幾吳
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吳

閩趙宏恩江南通志蘇州府城八門襄陽耆舊隋書

志襄陽耆舊傳江上孤忠錄秦江陰城守記二卷長

五卷習鑿齒撰江上孤忠錄秦江陰城守記二卷長

閻應元陳明選二典史櫻城事又許重熙蒿目莊子

亦有江陰守城紀一卷並見荆楚逸史蒿目駢拇

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原心漢書王嘉傳聖

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原心漢書王嘉傳聖

心定罪探杜九高太倉州志杜登春字九高青浦人

意立情杜九高順治辛卯拔貢著有社事始末

黨錮後漢書黨錮傳序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

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餘年諸所蔓延皆天

並載於篇宋書范曄傳曄字蔚宗撰後漢書熹廟史

熹宗本紀熹宗諱由校光宗第一子也在位七年改

元天啟廟號熹宗案陳鼎熹宗原本本紀論熹宗天

資刺謬而性多淫巧酷嗜匠作日操斧斤爲之既成

復毀又喜馳馬試劍手格狐兔而爲笑樂以是逆奄

伺其所好日供斲削之事俾無刻暇一切章奏皆不

及覽遂致太阿下移羣凶在列屠戮忠良放逐賢正

使天下囂然喪其廉恥之心竟有奉忠賢以竊窺神器者而帝憮然罔覺乃至三案之事身所諱諱告誠焉者亦任其翻例而莫之知安望其能整齊庶政乎天禍人國生此不才而破壞天下至於不可收拾俾烈皇帝承之蓋亦末造儀禮士冠禮洛蜀門戶紀事本末哲宗元祐二年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二人遂成嫌隙於是頤門人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於是胡宗愈等力詆頤不宜在經筵乃罷頤遂有洛黨蜀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蜀黨以蘇軾為首案胡承譜隻塵談故明時羣社紛起而以復社為東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幾社應社聞社澄社徵書社統合於復社而總以東林為幟社羽朋社匡社讀社莫不砥礪磨礪扶正斥異以剛介節烈為重之盛也義廉恥為貴而及其離也或廝養爨下而託名都講或投足要津而寄口聖賢或斥逐竄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污或鄉賢名宦物議沸騰

而謬依眾正以希夫俎豆逮其變也羣小集矢造言
謗傷鈞黨成而門戶判於是齊黨楚黨浙黨崑黨
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作百官
圖作前鋒後勁榜因而有天鑑錄同志錄雷平錄蠅
蚋錄薤碑錄點將錄蝗蝻錄而又有續點將續蠅蚋
並七錄而盡歸東林於是薰蕕並器雅鄭同聲清流
亦澗矣阮大鍼名在東林周之夔注名復社大鍼露
刃以殺東林之夔反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
或勸進賊庭或投名授職或暮楚朝秦論其人閹兒
品則死有餘辜誅不勝誅者皆東林之孽也
明史宦官傳魏忠賢自萬厯中入宮爲皇長孫母王
才人典膳長孫乳媼曰客氏忠賢通焉長孫嗣立封
客氏奉聖夫人忠賢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客
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帝深信此兩人楊漣
魏大中等多造天鑑同志諸錄忠賢不法忠賢以次
逐崔呈秀乃造天鑑同志諸錄忠賢不法忠賢以次
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燝等爲魁盡羅入
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賢喜於是
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漣等及
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忠六人掠治死

於獄又逮治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
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攀
龍赴水死順昌名器左成二弁髦左昭九西李后明史
等六人死獄中
傳康熙李氏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
東西李康熙者西李也最有寵嘗撫視熹宗及莊烈
帝光宗即位不豫召大臣入帝御煖閣凭几命封稷
選侍為皇貴妃選侍趙熹宗出日欲封后帝不應稷
狐社鼠也鼠者人之所嫌也臣未嘗見稷狐者人之所攻
鼠見燠也何則所憑者然也案稷狐東林明史顧憲
或作城狐然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謙
學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
與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
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朝士慕其
風者多遙相應和由點將明史閹黨傳王紹徽在萬
是東林之名大著點將歷朝素以排擊東林為其
黨所推故忠賢首用居要地紹徽倣民閒水滸傳編
東林一百八人為點將錄獻之按名黜汰以是益為

忠賢所喜謹案四庫提要東林點將錄一卷明王紹微撰其書以水滸傳晁蓋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當時搢紳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萬三人蓋後人傳寫佚之卷末有跋稱甲子乙丑於毘陵見此錄傳為鄒之麟作所列尚有沈應奎繆希雍二人與此本不同蓋其時門戶蔓延各以恩怨為增損不足為怪又稱許其孝陳保泰楊春茂郭鞏四人後列逆案不知何以廁名或作此書時四人尚未附忠賢耶閣若璩潛邸郤記亦有與王宏撰書曰頃聞點將錄果出貴鄉王紹微手否先生以此書實出阮大鍼王偶失闕歡謀所以解之術於阮阮授以是書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細思之殊不然兒時讀點將錄記沒遮擱穆宏乃大鍼豈有自作此錄而竄入己姓名者云云則當時已傳聞異詞然崇禎欽定逆案以此錄屬之紹微於時公論方明諒非誣讎明史本傳亦以此書屬紹微然則輾轉傳寫雖或有竄改其造謀之人要終不地煞天罡計用寶明季北畧能以浮詞他說解也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鄧尉霖慧火惠世揚鼓上早汪

文言大刀手楊漣智多足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
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青面獸左光斗金眼彪魏大
中旱地忽律游大涇陽孫承澤春明夢餘錄首善書
任等共七十二人涇陽院在宣武門內東城牆下鄒
馮兩先生講學之所也京師首善之地元宮梵宇鵝
吻相望而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所往往年羅念庵先
生徐華亭相國同志講學率僧舍誠大缺事也天
啟二年鄒南皋馬少墟兩先生倡道於兵火震撼人
心波靡之日有功於世道殊鉅御史臺諸公搢書院
一所於宣武門內東牆下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
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紳衿有志於學者環而
靜聽或閒出問難無不暢其懷來一時轉相傳說咸
知顧名義重庶恥士風爲之稍變未幾逆璫用事郭
允厚朱童蒙輩相繼疏論以講學爲門戶未幾楊漣
二十四罪之疏上附璫者喉璫謂此皆門戶中人
黨禍大作善類一空而御史倪文煥遂奏請毀書院
棄先師木主於路左壁有記爲葉公向高文董公其
昌書竝碎焉書院既毀逆祠乃建及逆祠毀而書院
不復建蓋以秉政大臣猶襲門戶機唾以錮天下向
學者遂使褻天誣民之邪鬼久據仁義道德之壇站

吁可哀矣昔人有見披髮而祭者歎以爲無禮深厯世道之憂則當日失禮之大孰有踰於首善書院一事者乎因輯其畧俾後之有志興復者有所考云案劉侗帝京景物志元標從吾旣歸羣小擊碎其碑經史典結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尙書徐光啟率西洋人湯若望等借院修厯署曰厯局明史列傳顧憲成字叔時無錫西銘明史文苑傳張溥字人學者稱爲涇陽先生西銘天如太倉人崇禎四年進士與同里張采共學齊名相與復古學名其文社曰復社四方噉名者爭走其門案無名氏復社紀畧張溥字天如號西銘父太學生翼之兄輔之以兩榜山兵垣厯官大司空翼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爲宗黨上下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翼之溥灑血書壁曰不復仇奴非人也奴聞而歎曰塌蒲屨兒何能爲溥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晝夜寒暑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向曉因病軀時三吳盛文社人人自炫溥一不之省而獨與張采訂交又山左詩鈔宋澄嵐傳復社起於天啟丙寅丁卯閒嘉魚熊魚山先生令吳江實主司盟四海翕然從之吳邵楊維斗張受先張天如吳來之楊子常顧麐士雲

閒夏彝仲徐閣公陳臥子金沙周仲馭周簡臣貴池
劉伯宗吳次尾豫章羅文止陳大士章大力浙西錢
彥林及吾鄉宋澄嵐趙伯濬王輔之左仲及沈宙泉
姜如農如須諸前輩又黃宗羲馮留仙神道碑復社
西山左右絡繹奔會又黃宗羲馮留仙神道碑復社
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
士子多慕之者又劉瑞當墓誌銘崇禎間吳中倡為
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
張受先吉士起居明史張溥傳劉熙姜垞交章言溥
張天如吉士起居明史張溥傳劉熙姜垞交章言溥
宜取備乙夜觀帝御經筵問及延儒對曰讀書好秀
才采輯靜志居詩話天如狎主復社以復東林聲
應氣求龍集鳳會一言以爲月旦四海重其人倫書
暑刻而百兩賓畫日以三接由是青衿胄子白蠟明
經登李元禮之門不啻虬戶爲柳伯騫所識勝於笥
金列郡文人一時風尚口談朝事案置漢書頭包露
額之巾足著踏跟之履和歌下里擁鼻東川俄而哲
人其萎踐康成之妖夢天子有詔求司馬之遺書黨
論日與清流釀禍周之夔彈之於始阮大鍼厄之於
終而邦國因之殄瘁矣案續文獻通考明初稱庶吉

士者初稱中書六科庶吉士永閨閣書身爲閣任安
樂二年始定爲翰林庶吉士
臣漢書文翁傳翁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每出行縣
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
閻
閣黨魁爲之魁舊唐書楊虞卿傳虞卿性柔佞能阿
附權幸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
黨魁柔社事始末自辛未至辛巳婁東之聲氣愈廣
凡文武將吏及朝列士大夫雍庠中子弟稱門下士
從之游者幾萬餘人其姓名並載金孺人會弔門籍
四方會弔畢退而大集
於虎邱爲復社盛事
彝仲好古博學工屬文是時東林講席盛蘇州高才
生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復社允彝與同邑
陳子龍徐孚遠王光白苕松江府志白苕城在府城
承等結幾社相應和白苕南地生野芒環立如城
設蘊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
清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
置茅範師古曰蕞與蘊同竝音子悅反如說是也

黃門

謂陳子龍也子龍以崇禎之十七年定許都亂翟耀為兵科給事中十七年

傳

平原

史記范雎報仇乃作為奸書遺平原君曰寡人

聞君之高義願與

赤羽

王肅家諸子路曰山願

案三邊延緩甘

黃巾後漢書帝紀中平元年鉅鹿張

肅宵夏三邊也

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案趙吉士流寇瑱聞崇禎元

年十一月府谷民王嘉亂倡亂又有不

白水盜王二等掠蒲州韓城米脂李自成從嘉亂已

而羣盜破自成走匿延安張獻忠從亂二年正月洛

川涇化三水畧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

川綏德葭耀靜甯潼關陽平關金鎖關流賊恣掠三

月流賊掠真甯州安化三水四月固原賊犯羅州

十一月大盜混天王掠延川米脂青澗耿如杞兵叛

自成與之合眾萬餘推高迎祥六字

戶子天地四方

為闖王自稱闖將寇山西河南

台牛心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

也牛心

十三謁周顒顒異之時重牛心炙座客未噉

先割噉義之塵尾晉書孫盛傳殷浩擅名一時與抗

於是始知名塵尾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

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陸佃埤雅名苑曰鹿之大

者曰塵羣鹿隨之皆視塵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

塵而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李商隱清談晉書王

賀相國汝南啟牛心致饗塵尾交談清談晉書王

終日清談石勒王彌寇京師破龍腹魏志華歆傳注引

衍為元帥舉軍為石勒所破龍腹魏志魏畧華歆與

北海邴原管甯俱游學三人相善時號三虎頭書後漢

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甯為龍尾虎頭書後漢

超傳超詣相者問其狀相者標榜後漢書黨錮傳序

曰生燕領虎頭萬里侯相也標榜後漢書黨錮傳序

其相標榜通鑑胡三省注立表以示人蕭蘭屈原離

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榜猶表揭也蕭蘭屈原離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鶚啄鳳季白望鸚

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鶚啄鳳季白望鸚

衡詩鶚啄孤貂璫口實御批通鑑輯覽初神宗

鳳干春傷我情貂璫口實時鄒元標馮從吾以建言

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

同官都察院乃共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朝暇即與同

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者
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
治慮爲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爲門戶元
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
忠賢方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
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爲解
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與治復力攻比元標於山東
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
素謂元標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議於前矣元
標不能用及是尊素言果驗又顧憲成嘗言官輦轂
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
在世道君子無取故講習之餘必及時事後卒以此
爲世敵國史記吳起傳君不修德白旄書牧鮪水呂
口實敵國則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春秋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
曰西伯將何之武王曰將之殷膠鬲曰謁至武王曰
將以甲子青蓋洛陽晉書陳訓傳訓善風角孫皓以
至殷郊青蓋洛陽爲晉書陳訓傳訓善風角孫皓以
臨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
太平青蓋入洛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

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銜壁
之事非吉祥也三國吳志孫皓傳注引江表傳皓載
其母妻子及后宮數千人從牛渚陸庚申出迪晉書
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
紀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
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
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
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案通鑑集覽順治二年五月我大清兵渡江南京
大震福王半夜跨馬自通濟門出走遂奔太平時黃
得功收兵屯蕪湖福王潛入其營我大清兵茂草
至蕪湖田雄劫福王以降黃得功死之明亡
詩小雅于融曲水詩崑玉書亂劫灰曹毗志怪漢武
序韓茂草於園扉崑玉征亂劫灰帝鑿昆明池極
深悉見黑灰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朔曰試問西城胡
至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洛時有憶朔言問之胡人云
經云天地大劫將盡蠶叢劉達三都賦注揚雄蜀王
則劫繞此其餘灰也蠶叢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
柏蠶魚鳧蒲澤聞明從開明白帝梁氏十道志公孫
上刊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方色尚龜鼎後漢書宦者傳序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龜寶青城薛應旂宋元通鑑欽宗自如青城都人日

鼎也青城出迎駕而黏沒喝留不遣金人逼帝及上

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罵不絕口監軍過破其唇

喫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

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與祁歸

潛志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黏罕駐軍受

宋二帝降處當時后妃王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天

興末金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於青城下寨而

后妃內族復詣此地三句禹漢螳螂公獵有螳螂舉

多戮死亦可惜也三句禹漢螳螂公獵有螳螂舉

足將持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此蟲

知進而不知退不知量其力而輕就其敵莊子人間世

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七校漢書刑法志武帝平百粵

不知其不勝任也七校內增七校晉灼注百官表

中畢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劉賓客

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嘉話錄

載張巡激厲將士詩襄鯨鯢左宣十鬼妾杜甫草堂

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鯨鯢二年傳鬼妾與

龜寶志并文後主 卷二 三

鬼馬趙云已殺其主而奪之故謂之鬼
妾鬼馬如匈奴已亡者之妻為鬼妻也
童子登陣昭
十八年傳韓慕廬江陰城守紀順治二年乙酉
清兵南下閏六月初一江陰倡義守城次早闔邑開
風響應不約而至者數十萬神燈崔液正月望夜游
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無憾神燈詩神燈佛火百輪
張案江陰城守紀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十九日貝勒
統兵攻江陰城守紀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十九日貝勒
禱睢陽王忽神光四起如晝四門菜傭制挺後漢書
燈火徹夜不滅外兵無可設施菜傭制挺後漢書
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平案邵麟耕餘雜錄
乙酉五月吾郡糾眾起義奉某王為主設朝倉城用
染手蔡長為將蔡善用雙鞭然一勇夫耳所統率枌
皆泐濱漁人未當衝鋒陷陣不知紀律一戰即潰枌
榆新西京雜記漢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
仕版諭案立焉故後人用枌榆字為鄉曲也
張縉彦房可壯純諸臣內如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
本朝又洪承疇以經畧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

將懼禍帶城來歸及定鼎時若馮銓王鐸宋權謝陞
金之俊黨崇雅等在明俱增躋顯秩入本朝仍忝爲
閣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夢庚田雄等不
可勝數若既降復叛之李建泰金聲桓及降附後潛
肆詆毀之錢謙益輩尤反側造膝經廬北史熊安生
僉邪更不足比於人數矣側鄴安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
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謹案欽定二臣吳
偉業傳順治九年兩江總督馬國柱遵旨舉地方
品行著聞及才學優長者疏薦偉業來京十年孫承
澤薦偉業學問淵深器宇凝宏東南人才無出其右
堪備顧問之選十一年馮銓復薦其才品足資啟沃
俱下部知之尋詔授祕子魚魏志華歆傳歆字子
書侍講遷國子監祭酒魚世說德行管甯華
歆其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黃允後漢書黃允
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黃允傳允以雋才
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我才恐守道不篤將
失之矣後袁欲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
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妻集客三百餘人數
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而去允以此廢於世疾

風二句

舊唐書蕭瑀傳太宗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議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

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謬懼

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案

朱翌猗覺寮雜記疾風知勁草後漢王霸傳光武曰

穎川從我者皆逝子獨留疾風知勁草一也南史庾

登之子仲遠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

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曰

卿可謂疾風知勁草二也唐蕭瑀傳太宗賜詩曰疾

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三也裴諝傳代宗幸陝謂挾

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四也李絳

傳絳論古今以宦官統師等事憲宗怒絳謝帝動容

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五也

近州郡秋試進士有出疾風知勁草詩者止本蕭瑀

傳不知有五事戲表出之又案隋書煬帝賜楊素留

詔謂疾風二句古語也則見於史者又有六矣

侯吏記留侯世家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

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後遇沛公遂屬意焉高帝

曰運籌帷帳中決勝千里開府北史庾信傳臺城陷

外子房功也乃封留侯開府後信奔於西陵聘於

西魏周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信哀江南賦序讓東海之濱遂餐周

粟緇衣髡首案僧衣色黑故謂之緇衣冠原九章接

刑體避世不仕也案社事本木熊魚山先生開元許

霞城先生譽卿倪伯坪先生長圩方密之先生以智

張帶三先生若義千母舅張冷石先生昂之梁公先

生弼之及林公奎林公之蕃王公鎬祁公豸佳皆終

身披緇而侯子智舍以家難付佛靈隱年止二十死

於禪關尤予所最痛心者豫瞻先生竟無子遺矣

東寺詩吳偉業梅村詩話侯忠節公三子智舍亡命

哭江東詩揚州為僧有過天甯寺見放馬歌最悲壯又

絕書成事已非以疾終於靈隱寺西臺程敏政宋遺

舉羽閩人徙浦城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

延平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

翺志不能禁乃挾酒登子陵臺設天祥主跪拜號慟

取竹如意擊石作楚些歌招之歌關竹石俱碎因作

西臺慟哭記卒葬子陵臺南謝翺睇髮集登西臺慟

哭記先是一日與友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

止買榜江洪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登
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
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
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
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
雲從西南來渰泥渤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
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幾社而
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噶焉食朋之會
後為社事始末癸未春予與夏存古有西南得朋之會
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是孫潛孟樸結吳翮扶九
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舉復社於時雲間有
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
亭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
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合於復社復社
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母蹈匪
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
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已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僉
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厯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
大夫必密擇而定矜矜然後進之於社先後大會者

三復社之春藻大雅黃達讀史樓文會序吾郡承幾
名動朝野社餘風繼之以春藻大雅諸前
輩負其才氣奔走海內英雋奇傑之士北面受畝奉
爲盟主近今以來亦已少衰替矣王澐春藻堂譚集
序我郡之有古文辭也自崇禎壬申昉也先是辛未
陳黃門臥子夏考功彝仲宋太守尙木彭司李燕又
杜職方仁趾同上公車與吳中徐詹事九一楊孝廉
維斗張庶常天如吳祭酒駿公豫章楊太史伯祥彭
城萬孝廉年少諸公會於京師擬集燕臺之社以繼
七子之蹟會杜職方張庶常吳祭酒楊太史登第黃
門四公報罷歸乃與同里周太學勒自徐孝廉閻公
李舍人舒章願徵君偉南宋待詔子建朱郡丞宗遠
王文學默公共肆力爲古文辭上溯三百下迄六朝
靡不揚扞至王申而集成吳中姚文毅公爲之序天
下所稱幾社王音座音座機思歸賦絕傳燈釋典釋迦
謂能破暗也六祖相傳法故云傳燈今有傳燈錄釋
道宣高僧傳西京大莊嚴寺慧因弟子五百餘人踵
武傳燈錄三十載宋史藝文志香火舊唐書白居易
僧道原景德傳燈錄三十卷傳會昌中以刑

部尚書致仕與香山 小草聞花 韓偓迷樓記 煬帝建

僧如滿結香火社 得進御有侯夫人者忽自縊於棟下得自感詩三首

其三曰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

雨露 隋隄 韓偓開河記 隋大業年 張弓挾彈二句 耕

多 錄花蕊夫人徐國璋女孟昶拜貴妃昶美丰儀喜獵

善彈昶死夫人心嘗憶昶因自畫昶像以祀吳任臣

十國春秋後蜀慧妃徐氏傳氏青城人幼有才色後

主嬖之號花蕊夫人國亡入宋心未忘蜀海懸後主

像以祀詭云宜子之神注張仙挾彈圖即後夫人者有

子為太子元詰武士為趙廷德論曰花蕊夫人者有

言宋平蜀別將護夫人入汴京中道作敗節語後竟

為晉邸射死又言以蜀俘輸織室終得罪賜自盡俱

非也前後蜀有兩花蕊夫人王蜀則導江費氏孟蜀

則徐國璋女又有南唐宮人雅能詩歸宋後目為小

花蕊其稱名皆從同云 案朱彝尊重修張仙祠碑 吳

越之俗祈子者必禱乎張仙之祠或曰文昌星所化

也或曰孟昶既亡蜀宮人費氏所謂花蕊夫人者入

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宗問之詭以張仙可祈子

爲對之二說皆非是案神諱惡子生於越蕭姚萇至
蜀憇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將無主康
濟其在君乎宜亟還秦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
稱帝長安命使入蜀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
僖宗幸蜀神自廟出十餘里白霧中髣髴見列仗狀
僖宗脫佩劍賜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
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蜀人俎豆不絕比之射
洪灌口號爲三神是則蜀之人無不祀仙者花蕊夫
人所畫實仙非昶像也考仙卽是梓潼神世乃分而
爲二又以梓潼神爲文昌星神號於是乎失辨矣月
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禩王居明堂禮
曰帶以弓鞬禮之祿下仙之像手弓而立殆取高禩
授弓之義高禩廢而仙之祀舉焉父趙翼陔餘叢考
世所稱張仙像張弓挾彈似貴游公子或曰卽張星
之神也據王弼州勘書圖跋有託之爲唐太宗者余
謂皆未必然案蘇老泉集有張仙贊謂張名遠霄眉
山人五代時游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
張仙事詩自註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輒
以鐵丸擊散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挾彈仙
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考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

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
彈能辟疫當寶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法熟
視其目有兩瞳子越數十年遠霄往白鶴山遇石像
名四目老翁乃大悟卽前老人也眉山有遠霄宅故
址李石詩云野草閒花不計年亭亭雙檜欲參天讀
書卻得騎驢老買藥來尋跨鶴仙是蜀中本有是仙
今所畫張弓挾彈乃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爲
祈子之祀胡應麟又謂古來本有此張弓挾彈圖後
人因附會以張弓爲張挾彈爲誕遂流傳爲自鄒左
祈子之祀此亦不知深考而爲是臆說也
二十九歇後舊唐書鄭綮傳綮善詩其語多俳諧故
年傳歇後使落調世號鄭五歇後體及昭宗用爲
相宗戚詣慶緊搔首曰歇後講學謹案御批通鑑
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後講學綱目三編都門非
講學之地朝官非講學之人鄒元標等身列大僚自
當以政務爲重顧猶循里居餘事而於輦轂重地設
席分茅自高壇坫實非大臣所宜自處無論招聚生
徒易涉黨援形迹卽揆之宋時四大書院遺意人地
亦迥不相侔豈非循名而失其實乎在羣小憎其抗
直借事生風力爲以訐甚至殃及先師木主其奸邪

蘇聯紅軍之戰車

已社事本末復社幾社兩齒冷南史樂預傳預為徐

常之恩荷託付之重不得同人此

補東林宋肇筠廊二筆孫少宰退谷先生常言東林

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

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啟中京師始有首

善書院然人不知各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

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

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

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

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

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

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

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

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賊呈秀遂父事魏忠賢

日賊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

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

公交章劾瑞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于

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銀鐫大獄慘動
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余撫
吳重葺書院釐正
祝典有東林祀紀

書毛西河武宗外紀後

青山佛寺懸夫人薦福之旛白髮宮娥唱威武巡邊之曲酒徒無賴天子多情錦纜千條綰龍舟於何處瑤池萬里控駿轡以遄歸斯則落花而遇龜年重談天寶擁髻而坐通德細述昭陽者矣武宗辰枝紀瑞嫡出長秋丙律肇元景隆函夏十五齡之蒙養未深百六運之姤陰已伏及輪臺旣詔鼎祚不傾則孝敬之遺澤孔長梁蔣之老成猶在主昏於上而清議行於下也方大婚告廟素服居廬持挺雖無竊狗之饒脫巾因見禿鷲而笑三朝舊典罷除上寢之官六店微行調謔當鑪之婦戴

瓜拉而宿勾欄操簿算而呼市正羣闖粥粥永巷嘈嘈
僧參亂竹披百衲之袈裟殿燬張鐙樂一棚之煙火藍
縷過潘妃之肆扮作乞兒踉蹌入劉后之宮報稱醫士
君有童心至此極矣乃豹房列櫛魚貫聯袂奇器搜羅
花石排綱而運教坊供奉優伶馳驛而來則有籍家色
目回女兒干沙雅璫姿和闐玉質羨關氏之跨馬鄙燕
趙之修蛾天魔祕密鹿羈一尺之腰鬼國娉婷雉帽雙
翹之影魚婆韃捷踢上橦竿鳳女鞦尖倒懸罽索呼以
蘭珠圖成阿瞿雖朝鮮進女亦有成祖之權妃乃瓦刺
和親竟劫也先之小妹漁色無饜幾與順帝比肩海陵

接踵者矣旣而貂璫啟黷武之心驚鑠立團營之將鼓
礮震乎九門組練堆於三殿昌平縱獵宣府移家簇花
鳳屬穹窿之廣廈萬閒罩甲鷺翎萃蔡之輕袍十襲乃
榆林告警禡纛親征三衛監軍疾傳烽火四家義子恐
化沙蟲孤注幾若瀘淵輕敵危於淝水紫極出次黑霧
迷空郭憲之斷鞬難留辛毘之牽裾已晚幸而內無汪
黃之交訐外有李郭之協謀乘輿完鬲甌脫全師否則
青衣侑酒靖康旣父子蒙塵黃犢移營土木復子孫合
轍不亦大哀也乎乃暫綏西部旋議南巡戎服臨太后
之輦券契買總兵之第太師鎮國玉敕加銜奸勝懸朝

土囊踐血八百媳婦釵鈿狼籍於途十六府州饑飲充
斥於岸時則奉華妃子虎圈同觀長信婕妤鷁舟並載
樓頭對鏡半湖之花藥猶浮橋上遺簪一夜之翠華潛
返感牛女長生之意夫婦行香開哈嘛無礙之筵君臣
賭酒惟時帝星明於江漢舳艫亘於潯陽宿衛入朝蓄
濟北淮南之異志乘輿伺隙啟督亢陽武之陰謀帝方
幸災樂禍好大喜功親誓三郊三遂之兵欲逞七縱七
擒之志幸而孤臣未死于江濤天子僞遊於雲夢蕭王
後至耿弇早拔祝阿白門獻俘孟德不釋呂布否則烏
喙渡江會稽之甲楯尙在黃虬縱壑范陽之鼙鼓重來

矣考武宗在位十六年日日醉中年年家裏有天元之
驕恣而仁厚猶存似昭愍之童昏而威權未替當日中
外寒心者前星過耀馬氏有娠單騎出遊江彬獨侍假
使流虹西內豈無呂秦牛晉之嫌駐蹕南坡猝起椒酒
炙魚之變瀛國之遺體難明中和之暴崩莫測人實爲
之又將誰懟乃卯金專寵浣衣不復承恩衛士夜驚登
山祇留疑案則帝一隙之明有以防微杜漸也武宗軼
事野史競傳此紀從實錄之刪餘作續編之識小鴻嘉
西京蘭臺內傳不得盡疑其誣也

毛西河

盛唐西河先生傳毛奇齡字大可號齊于別號初晴蕭山人康熙十七年以諸生舉宏博

授檢討有武宗明史武帝本紀武帝諱厚照孝宗敬

西河集明史武帝本紀武帝諱厚照孝宗敬

十八年五月孝宗崩王寅即位改外紀毛西河武宗

元正德在位十六年廟號武宗外紀外紀序武宗

外紀者仿漢武帝外傳而為之也夫漢武外傳與本

紀不同是故外之今所紀皆實錄中事而亦以為外

日以子觀是同館之為史者其為武宗紀不忍斥言

人主之過凡實錄諸可鑒事皆軼而不錄夫史以垂

鑒不諱好惡而乃以惡惡之短致本身所行青山鎮

事而皆軼之是本也而外之也因題曰外紀朱竹垞明

揚州府志青山在儀徵縣西南二十里夫人朱竹垞明

五里其南臨江山色常青因以名焉夫人詩綜詩話

康陵西幸悅樂戶劉良女遂載以歸貯之騰禧殿號

曰夫人及南巡日帝期以中途召之夫人脫簪予帝

以示信帝騎過蘆溝亡之大索不得也行至臨荷念

夫人召之以不見簪不往帝不得已兼程抵潞河載

夫人偕南寺觀橋幢列鎮國公號復繫以名夫人每

得並書毛奇齡勝朝彤史拾遺記劉美人亦稱劉夫

人太原民劉良之女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

德十二年上幸大同駐蹕偏頭關遍索女樂於太原

美人偕似妓維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遂從榆林還
再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後上將南征陰移美人至
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
上行且以爲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蘆溝
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見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
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致上乃獨乘舸
晝夜行傍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及上至揚
州止宿上方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寺觀旛旛錦
繡梵具夾冊有爲上錫資者薦福舊唐書魚朝恩
悉署上與夫人劉氏名其上薦福舊唐書魚朝恩
觀沼勝爽表爲佛祠爲白髮元稹行宮詩白頭官女
章敬太后薦福許之白髮在閒坐說元宗又白居
易有上陽威武通鑑輯覽正德十二年八月帝微行
白髮人行威武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錢謙益金陵雜題詩自注紹興周錫圭字禹錫好酒
聽南院顧老琵琶曰此威武南巡所遣法曲也
徒史記酈生傳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魏志常林傳注蔣
濟素嗜酒會醉不見時苗苗悲恨還刻木爲人署曰
酒徒蔣濟置之牆下射之案今云酒徒者皆屬詆辭

蓋本於無賴史記高祖紀始大人常以臣錦纜吳志

魏志云無賴無賴注賴利也無利於家也錦纜甘肅

傳注吳書曰甯出此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龍舟淮

舟以繪錦維舟據此則錦纜非起於湯帝矣龍舟南

子天子龍舟鷁首隋遺錄煬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

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案御批通鑑

三編正德十四年帝諭禮部曰威武大將軍太師鎮

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復諭工部急修

黃馬快瑤池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入駿之乘

船備用瑤池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

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

通鑑綱目三編正德十五年帝發南京先是梁儲蔣

冕乞還乘輿疏八九上帝不省是秋有物若豕首墮

帝前色碧又帝所御婦人室中滿壁累累若懸人首

狀人情益驚儲冕手疏跪泣行宮門外歷未至西帝

遣人取疏入諭之起叩頭言未奉諭旨不敢起帝許

不日還龜年鄭處晦明皇雜錄樂工李龜年特承恩

京乃出龜年過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為人歌數闕

座客掩泣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詩岐王宅裏尋常見

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

君天寶

天寶唐元宗年號

通德

拾遺記伶元買妾樊通德談道趙飛燕姊妹事以手擁髻

泣然昭陽

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號飛燕龍少哀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殿

辰枝

外紀武宗者孝宗之嫡子也母張皇后以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夢白龍據腹生白者西方色兵象故

生而好武前此三朝所立儲皆非嫡而武宗長秋後

獨后出且所生辰枝為申酉戌亥連若貫珠長秋漢

書馬后紀在長秋皇后所居官也案趙翼廿二史劄

記明惟孝宗登極後冊妃張氏為皇后宏治四年生

武宗立為皇太子此乃既為后後所生之太子為有

明一代盛事至莊烈帝登極冊周妃為后明年生慈

煥立為皇太子此亦既為后後丙律宋史律歷志天

所生之太子武宗後僅此而已丙律丑與卯陰律也

寅與辰陽律也案武函夏後漢書揚雄傳河東賦以

宗即位歲在丙寅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

與比十五齡

通鑑輯覽宏治十八年五月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曰東宮年

十五矣未選婚可

百六運

漢書律歷志凡四千六百

急令禮部行之

百六運

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之

中有九度陽厄五陰厄四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案
王世貞宛委餘編每見史傳稱百六陽曰百六之會
九而不得其說案洪景盧續筆云以歷志考之其名
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
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
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
其一然則陽九卽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蓋不止
陽九也及考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王湜太乙肘後
備檢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
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
陰數之窮與景虛所紀不同而甚有理又曰后羿寒
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報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
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
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
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
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
於一五代離亂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
至治得百六之數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
雍已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
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六之

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
二此所謂不應者也余嘗以此試楚士無一知者又
有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卽元元也訛而爲二耳又
靈寶經陽九百六劫之大者也陽極於九故云陽九
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卽陰六也小則三千三百年次
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百九十八萬一萬年爲劫終也又
洞玄運會經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道跡經
言陽九者天旱海涌而陸焦百六者大水海陸而陵
淵綦道經所載陽九百六姤陰也一陰而承五陽輪臺
六又稍不同附記於此
漢書西域傳正和武中武帝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
桑宏羊等奏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可遣卒
屯種上乃下詔深陳旣鼎祚齊書王儉傳草昧
往之悔由是不復出軍鼎祚皇基肇隆鼎祚
明史孝帝紀帝崩諡曰達天明道純誠中梁蔣列傳
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梁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舉成化十四年會試授編
修宏治四年侍武宗於東宮正德初改左進尙書十
年爲首輔當是時帝失德彌甚羣小竊權濁亂朝政
儲等疏數十上悉置不省又蔣冕傳字敬之全州人

舉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編修正德中累官吏部左
侍郎十四年扈帝南征還加少保兼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冕當正德之季主昏通鑑梁敬帝太平
昏政亂持正不撓有匡弼功主昏元年齊文宣能委
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大婚外紀十五歲
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大婚即位明年改
元行大婚禮宣制選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長
女冊為后隨遣禮部上冊妃儀冊沈氏為賢妃吳氏
為德居廬禮閒竊狗南史宋後廢帝紀帝恆夜出從
妃傳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禿鷲南史齊廢帝東昏
狗就墨度道人煮之飲酒禿鷲南史齊廢帝東昏
惡靈在太極殿大謂宦者王寶孫曰禿鷲帝崩欲速葬
脫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禿鷲帝崩欲速葬
寢明史后妃傳序洪武五年命禮臣議宮官女職之
寢制於是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官尚儀尚服尚食尚
寢尚功司曰宮正秩皆六品外紀官有尚寢者蓋司
上寢處事及所幸宮嬪年月以外紀官有尚寢者蓋司
遍遊宮中隨所六店外紀帝常遊寶和店令內侍出
駐輒飲宿不返六店所儲攤門身衣估人衣首戴爪

拉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持簿算喧訶不
相下別合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永
巷賣酒家也箏篴琵琶嚕然坐當鑪婦於其中雜
出奉衣繡簇而入獲茶之頃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猿
驕馬鬪雞逐犬所至環集使宮人於勾欄扮演有酒
醉卽宿其處案毛奇齡西河詩話寶和六店宮中儲
財物處一寶和二和遠三順甫四福德五福吉六寶
延武宗常扮南估與六店貿易爭忿喧詬既罷就宿
廊下微行明史武宗紀正德九爪拉人帽以智通雅中
卽此微行年二月帝始微行九爪拉人帽曰爪拉徐
文長曰遼主名查刺或服是帽轉爲爪拉勾欄市肆
近有奄帽是高麗王帽京師呼爲爪拉勾欄市肆
記有瓦子勾欄粥粥韓愈詩羣永巷三輔黃圖永巷
又謂之邀棚粥粥粥粥粥粥粥粥粥粥粥粥粥粥粥
白竹禪師星吉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卓爲禪
師刺麻竹爲左覺義倫竹堅參袈裟陀羅尼經袈
爲都綱又嘗被番僧服演法內廠袈裟者秦言染
衣也案象教皮編迦羅沙曳漆衣作袈裟殿燬上自
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漆衣作袈裟殿燬上自

卽位每歲張燈費浮數萬及是宸濠別爲奇巧以獻
令所遣人入宮懸掛多著柱附壁以取新異帝復於
庭軒閒依欄設檀模貯火藥其中偶不戒遂延燒宮
殿火盛時帝往豹房臨視回顧光燄燭天猶笑謂左
右曰是一盞縷史齊後主紀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
棚煙火也盞縷史齊後主紀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
衣藍縷之服行潘妃武堂爲芳樂苑苑中立店肆潘
乞其閒以爲樂潘妃武堂爲芳樂苑苑中立店肆潘
如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百姓歌曰醫士歐陽修五
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醫士歐陽修五
傳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
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
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誓囊藥篋使其子繼爰提
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
答繼爰而逐之宮童心左襄三十豹房明史帝本紀
中以爲笑樂童心左襄三十豹房明史帝本紀
月丙戌作豹房外紀帝爲羣閹蠱惑乃於西華門又
別構院築宮殿而造密室於西廂勾連櫺櫺列謂之
豹房羣小見幸者皆集於此武宗實錄正德二年八
月蓋造豹房公廨前後廳房并左右廂歇房上朝夕

處此不復入大內矣七年泰修豹房屋二百餘間費
銀二十四萬餘兩孫國救燕都游覽志豹房在西苑
太液池魚貫易剝袿釋名婦人上服曰袿後花石
西北隅魚貫卦袿漢書皇后紀袿服鮮明花石
東都事畧朱勛傳微宗垂意花石密取浙中珍異以
進其初才致黃楊三四本後稍增加然不過二三貢
貢不過五六品相繼號曰花石綱教坊程大昌演繁
備以媚上舟楫相繼號曰花石綱教坊程大昌演繁
元宗以太常典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
右教坊以教俗樂案明史職官志教坊司掌樂舞承
應以樂戶充之外紀樂工懇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今
獨居京者承應不均乃敕禮部移文取河閒諸樂府
精伎業者送教坊承應於是有籍家色目外紀于永
司選官押送諸伶人日以百計籍家色目善陰道祕
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哲
潤而璫粲大勝中土諷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
家婦人入內謁言教回女兒千回回附舶香山濠鏡
武而擇其美者留之回女兒千回回附舶香山濠鏡
澳貿易正德中進女僮沙雅爾小回城也婦女皆好
兒干于永獻中祕方

顏色悉端麗和闐八十一新疆紀畧和闐亦同疆之
無甚醜者玉璫哈什曰噶拉噶什曰齊喇噶爾雅曰他賀闐
卜伊稱之曰和闐總名也土田平曠皆出玉子
氏史記匈奴傳索隱注燕趙人美者顏如玉修蛾天
拾遺記楊帝宮女爭畫蛾子綠官天魔元史順帝本紀
日給蝶子黛五斛號蛾子綠官天魔元史順帝本紀
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十
六天魔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受祕密戒者
得入餘不得案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天魔舞唐
時樂王建宮詞十六天魔舞袖長不始元末也鹿
韉南史梁羊侃傳性豪侈善音樂長不始元末也鹿
能掌鬼國郭象睽車志有人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
上舞鬼國城郭海師曰此即鬼國也洪邁鬼國記一
婦人若最尊者雉帽八十一西域聞見錄布魯特回
稱爲鬼國丹雉帽子之一部落也女子插雉尾以
飾雙翹美人首飾如之因名翠翹舊植七啟戴金搖
帽雙翹美人首飾如之因名翠翹舊植七啟戴金搖

之熠耀揚翠羽之雙翹魚婆教坊記樓下戲山隊宜
王逸楚詞注翹羽名蓋賤隸也非直美惡貌
之雲韶謂之官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貌
殊佩裾居然易辨內人帶魚宮人則否韃始今時
小兒鉛錫為錢裝以雞羽呼為韃子西京賦都
三四成羣走踢亦蹴鞠之遺事也撞竿盧尋撞注
云都盧山名其人善緣竿百戲鄴中記立木撞長二
丈撞頭安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挂續
文獻通考緣撞之伎鳳女列仙傳弄玉隨鳳凰鞋尖
唐曰竿木今日上竿飛去故秦作鳳女祠鞋尖
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合
成名錯到底劉克莊詩蹴鞠鞋尖塵不灑臂騰袖窄
樣新冒索荆楚歲時記歌韃本北方山蘭珠粵嶠志
裁嶠秦時最强俗尤善弩每發銅箭貫十餘人趙佗
蠻之蠻王有女蘭珠美豔有巧思製弩尤精佗乃遣佗
其子贅姻其家夫婦甚好不三年盡得其製弩破弩弩
之法遂起兵伐之取蠻王以歸號令一如南越地方方
始阿濫瑒楊慎真載記雲南段功妻梁王女阿權妃明
大阿濫瑒主也王聽諧殺功主作愁憤詩

后妃傳成祖恭獻賢妃權氏朝鮮人永樂時也先小
朝鮮貢女充掖庭妃與焉善吹簫帝愛憐之也先小
妹文林瑯琊漫鈔也先以其妹為英宗配英宗卻之
妹曰爾妹固納之但不當野合待還中國以禮聘之
英宗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朝英宗命吳官童問曰
也先何失信耶昔許以妹嫁我今安在對曰某年被
石彪殺其從而奪其妹後石彪之反狀已明而英廟
疑之亦有在矣案通鑑綱目三編質實瓦刺當改作
衛拉特也先漁色記禮坊順帝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
當改作額森漁色記禮坊順帝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
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禿魯帖木兒亦進西
番僧伽璘真於帝伽璘真善祕密法帝乃詔以西天
僧為司徒西番僧為大元國師海陵陳邦瞻宋史紀
帝於是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海陵事本末紹興二
十一年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於宮又納其
諸從姊妹於宮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嬪妃列坐
率意淫亂案金主亮貂瑞見書幾覲武國語周語覲
迫廢為海陵煬王貂瑞社考幾覲武國語周語覲
不習案明史倭倭傳江彬知錢甯不相容顧左右皆
甯黨欲藉邊兵自固因盛稱邊軍驍悍勝京軍請互

調操練言官交諫皆不聽於是調遼東宣府大同

延綏四鎮軍入京師每團練大內閒以角觝戲

禦團營漢書宣帝紀應劭注禦者禁苑也明史于謙

分十營鼓礮所紀楊一清曰龍興嘗幸豹房駐宿不

團練市九門禮月令鄭注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組

練左襄三年傳鄭注組三殿明史輿服志宮室之制

奉天殿後殿曰華昌平明史倭倖傳江彬心忌錢甯

蓋殿又曰謹身殿昌平明史倭倖傳江彬心忌錢甯

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帝然之急裝微服出

幸昌平度居庸幸宜府彬為建鎮國府第悉輦豹房

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帝數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

樂之忘歸稱曰家裏外紀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為

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明史地理志昌平宣府明

州元昌平縣直隸大都路正德元年升為州宣府明

地理志宣府左右前衛洪武鳳屬爾雅釋詁疏屬者

二十六年置屬山西行都司鳳屬爾雅釋詁疏屬者

毛毼廣廈外紀帝大起營建興造太素殿及天鵝房
毼也船塢諸工又敕陝西進上用鋪花氍毹房
一百六間罩甲鵝翎明史倭倖傳四鎮軍江彬兼統之
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噪聲達九門諸營悉衣黃罩
甲泰琮周等冠遮陽帽帽植天鵝翎外紀時諸軍悉
衣黃罩甲中外化之雖金緋錦綺亦必加罩甲於上
市井細民無不做其製號時世粧李詡戒菴漫筆罩
甲之制比甲稍長比披襖減短正德萃蔡子虛賦翁
閒創自武宗近士大夫有服之者六軍衤服案左僖五
呷萃蔡張揖注左思吳都賦六軍衤服案左僖五
萃蔡衣有聲也衤年傳汪均同也戎事上下同服也
字書榆林明史帝本紀正德十二年小王子犯陽和
作衤榆林掠應州丁未親督諸軍禦之十三年師次
榆林案榆林府今馮燾禮王制明史兵志親征設三衛
陝西榆林府今馮燾禮王制明史兵志親征設三衛
通鑑綱目三編洪武二十二年故元宗室遼王阿爾
察錫次及朵顏內附帝卽其地置三衛中曰泰甯東
日福餘西曰朵顏烽火燕國策習騎射謹烽火史記
各領部落爲外藩烽火燕國策習騎射謹烽火史記

燧有難則焚烽義子外紀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

主畫燧主夜義子外紀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

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已而神周坐罪謫發緣得

入豹房復官未幾劉暉亦召侍設頭士營俾周暉分

領與彬泰同賜國姓為義兄沙蟲藝文類聚引抱撲

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兵沙蟲子周穆王南征久

而不歸君子為猿為孤注東都事畧王欽若傳真宗

鶴小人為蟲為沙孤注與契丹和寇準之功也欽

若深害之一日從容言於真宗肥水晉書謝安傳符

日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肥水晉書謝安傳符

於淮淝詔以安弟等督兵拒之幼度紫極出次史記

入問計於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紫極出次史記

書注引文羅鉤日宮中大帝其精北極星又春秋合

誠圖云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鄭注月令次舍也

黑霧外紀正德十二年十月寇來攻上復督諸將郭

憲後漢書郭憲傳光武八年車駕西征魏書憲諫曰

憲後漢書郭憲傳光武八年車駕西征魏書憲諫曰

帝不從案明史帝本紀正德十二年微服如辛民

昌平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

昌平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

昌平梁儲蔣冕毛紀追及於沙河請回蹕不聽

魏書辛毘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毘諫
不答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案明史黃鞏傳正德
十四年三月有詔南巡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汪
午門眾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汪
黃錢士升南宋書列傳黃潛善邵武人汪伯彥祁門
人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邵武成章疏潛善
彥伯誤國張濂劾之畧曰二人本無物望亦乏才術
因緣寵任躡持政柄相業無聞國步日窘至宗廟顛
沛萬乘蒙塵州郡摧殘衣冠遇害以渡江為下策曾
未見有中策天下切齒唾罵謹條大罪二十以聞論
曰高宗蒙難再造卽以汪黃內訌詩大李郭子儀傳
為腹心宜中興之無成也黃內訌雅大李郭子儀傳
先是安思順為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牙將不相能
及代思順光弼入見曰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拜
下堂抱而泣曰今國亂主危豈懷私忿時耶因率軍
東討收靜邊軍案明史流賊傳序雖以武之童昏亟
行稗政迫盜賊四起王瓊獨典中樞陸完彭澤乘輿
分令閫帥委寄既專旁撓絕少以故危而不亡乘輿
孟子今乘輿已駕矣蔡邕獨斷天子完帛周禮考工
所御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鄭注帛謂

轅端厭史記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開中有棄地
牛領者其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索隱曰
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案
通鑑綱目三編正德十二年冬十月小王子入寇帝
自將禦之先是帝自和陽聞小王子帥五萬騎駐邊
將入寇帝喜雄畧得自見遂命大子同總兵官王助等
軍大同城遼東參將蕭澤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
軍天城副總兵陶杰等軍陽和副總兵朱繼軍平魯
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是辛丑寇分道
南下助等率所部禦之帝命春澤往援政繼及參將
麻循高時繞敵後夾擊又調宣府總兵官朱振參將
左欽等俱會陽和參將江桓等為之策應越四日甲
辰助與敵遇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助等
復遇敵於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頗相當
薄暮敵騎傍東山去既而分兵圍助等比曉天大霧
圍解助等入應州城繼及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助
等出城大戰時春澤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官
軍不得合帝乃率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江彬等
兵自陽和來援眾殊死戰敵稍卻諸軍乃得合日暮
卽其地為營乘輿止焉明日敵來攻帝復督諸將禦

之自辰迄酉戰至百餘合敵引而西帝引諸將躡敵
後至朔州邊會大風霧晝晦官軍亦疲困遂還是役
也斬首十餘級官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青衣晉
三百六十人乘輿幾陷助等以捷聞於朝青衣書
愍帝紀漢王聰宴羣臣於光靖康二年欽宗紀靖康
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
及后妃太子宗蒙塵左傳二十黃犢鄧元錫函史金
威三千人北去
及議立異姓邀上皇如軍土木通鑑綱目三編英宗
上皇與太后御獵車而行
下詔親征八月次土木被圍時也先遣使議和帝許
之敵作退王振遽令移營回旋開行列已亂師潰死
者數十萬幾輔通志土木堡遼名統幕城明隸宣府
東路案土木在懷來城北三十里本名統統漠鎮隋末
高開道據懷戎時所置後訛今名又扣舷錄云相傳
遼主遊幸嘗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後訛土幕又訛
土西部見南巡明史倭倭江彬傳正德十四年正月
木帝東西遊幸歷數千里從者多戎服明史帝本紀
道病帝無倦容及還京復欲南幸戎服正德十三年

六月太皇太后梓官總兵第外紀上駐蹕大同立券發京師帝戎服從

府居太師鎮國明史帝本紀正德十三年九月庚子

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親統六師肅清邊境特加封鎮國公又十四年二月帝自加太師諭禮部曰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奸勝明史

將巡兩畿山東祀神祈福其具儀以聞奸勝韓文

傳劉瑾勝奸黨姓名自劉健謝遷外尙書則文爲首

餘若張敷華楊守隨林瀚等凡五十三人列於廟堂

土囊明史夏良勝傳南巡時天連陸晝晦禁苑南海

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

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道跪哭卽自刺其胸

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詔獄問八百媳婦明史

囊土何爲曰恐汗帝廷洒土掩血耳八百媳婦雲南

土司列傳八百世傳部長有妻釵鈿狼藉唐書楊妃

八百各領一案因名入百媳婦釵鈿狼藉本傳每十

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

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墮鳥瑟瑟璣

玳狼藉十六府州歐陽五代史晉高祖本紀天福元
於道順熹漢蔚朔雲應新嬌儒武寰十六州入於幽薊涿
案顧炎武東京考古錄世言燕雲十六州自石敬瑭
以賂契丹不屬中國者四百四十餘年蓋不盡然考
之於史晉高祖所割以賂契丹者山前之州也曰幽
薊順熹曰薊順熹曰瀛順熹曰朔順熹曰雲順熹曰應順熹曰涿順熹曰檀順熹
儒順熹曰武順熹曰蔚順熹曰雲順熹曰應順熹曰涿順熹曰檀順熹
曰朔順熹曰武順熹曰蔚順熹曰雲順熹曰應順熹曰涿順熹曰檀順熹
兵取之矣其後周世宗復闢南北則瀛漠二州復歸
中國而其餘十四州遂淪於契丹并所置灤平二州
亦適得十六之數若霸州乃周世宗所置灤平二州
州乃契丹所置又不在十六州之內者也奉華陳
杭州志劉貴妃臨安人紹興十八年入宮專掌御前
文字工書畫畫上用奉華堂印案南宋高宗劉夫人
字希建炎別主內翰文字或虎圈漢書外戚傳孝
代帝作宸翰所居名奉華堂虎圈元馮昭儀初為
健仔上幸虎園鬪獸熊逸出圈馮健仔直前當熊而
立上問何故健仔曰猛獸得人而止故以身當之

長信

三輔黃圖

長樂宮有長信長秋永壽

婕妤

外戚書

傳序

漢興因秦之稱號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

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

好倜

娥俗華充依各有爵鷁舟鳥也畫其象著船首

位而

元帝加昭儀之號鷁舟鳥也畫其象著船首

以禦

水患晉張協七樓頭明梁紹王兩般秋雨盦隨筆

命乘

鷁舟兮為水嬉樓美人劉性愛花當時供頓必進

金濂

第以後樓居劉美人呼其樓曰劉美人簪花樓

鮮花

朵日凡數次後人呼其樓曰劉美人簪花樓

遺簪

見翠華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牛女長恨

歌傳

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

女相

見之夕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

夫婦

白居易長恨歌詩七月七日行香姚寬西溪叢話

日長

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行香行香起於後魏

及江

左齊梁開每然香燭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

香唐

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

罷宣

宗復釋無礙筵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哈麻者

教行

其儀康里人也順帝深寵眷之相與

褒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賭酒外紀至保
皆卽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定府駐驛張
宴於府堂巡撫都御史伍符等侍宴行明史紀
酒上問符知其善飲與爲藏鬪之戲帝星
逆黨舉人劉養正嘗言帝星明於江漢閒故屬意宸
濠至是與李士實謀以士實及養正爲左右丞相
舳艫巨潯陽江西通志潯陽江在九江府城北明史
詐傳武宗遊恣不道奉太后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夜
集劇賊吳十三等飭兵待旦給三司巡按入謝就宴
擒捉相顧惶遽獨孫燧許達正色辨論極言不可濠
怒喝武士縛出惠民門斬之時當烈日昭朗忽然陰
曠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各官悉枷鎖下獄奪船
順流而下攻南康九江諸郡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
江而下聲言宿衛明史兵志永樂中置五軍三千營
直取南京增紅盔明甲二將軍及父刀圍子
手之屬濟北淮南漢書文帝紀三年濟北王興
備宿衛居反六年淮南王長謀反督亢
戰國策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及燕督陽武史記留侯
亢之地圖獻秦王圖窮而匕首見

力士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正義曰晉地理記鄭陽武
縣有博浪沙明史紀事本末甯藩舊在大甯燕王徙
封江西天順開甯府不法革去護衛改為南昌左衛
宸濠遣內官梁安輦金銀三萬通劉瑾滕朶奏請准
改南昌左衛為護軍又持重賄交通南京留守太監
劉珰時李士寶等日夜與宸濠謀恐事起以反為名
欲伺晏駕後乘變起益遣奸黨盧孔章等分幸災樂
布水陸要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
禍左僖十五年傳又左莊二十年傳顏好大喜功新
書太宗紀贊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三郊三遂
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
書費七縱七擒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曰亮在
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謹
案高宗純皇帝書七縱七擒事諸葛亮本王佐才
而世或詡其為神奇不折衷於正道致使鹽梅匡濟
之器流而為黃冠術士之儕則一失之於陳壽之史
譬多貶詞一失之於裴松之之無學濫引注怪哉史
筆已難得而付之挾讐無學之流則其事尚可問哉

且以覓米不與卽不爲立傳之人而望其能通世理
具正辭以紀如管樂器人之本末心蹟不猶北轅而
適越乎諸葛亮之事不可收舉卽如先主永安數語
孫盛已斥其非是茲姑弗論其征孟獲也正傳謂三
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夫
亮之表固云深入不毛矣彼不毛之地何至出軍資
而饒國計至於裴松之引習鑿齒漢晉春秋爲注乃
云七縱七擒之於夫一陣之頃固無七縱七擒之理若
縱之去而復爲陣戰以擒之則蠻煙瘴嶺之閒如是
七往返勢必曠日持久何能春出而秋還亮之表又
云並日而食矣三軍儲待何以取資此實事之必無
而世反以此訝之爲至神仰以爲至奇耳食口傳羣
然不以爲怪至於亮之扶持危國鞠躬盡瘁以事其
主之誠或鮮豔稱者豈非陳壽裴松之之罪哉嗚呼
讀史者其能具卓識酌正理不爲遊辭所誤者亦希
矣案明史紀事本末己卯八月王守仁擒宸濠捷音
猶未至上欲假親征爲名以遂南遊之志遂下詔南
征出師駐涿州良鄉守仁捷奏甫到請獻俘闕下江
彬等謂當縱之鄱陽俟上親與決戰而後奏凱論功
守仁不聽又案李光陽西湖逸史王守仁發南昌府

將戲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
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
夜過玉山張永已候於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
之民久遭濠寇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
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尙爲脇從今爲
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
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
在官側欲調護左右可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策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往激羣
小之怒無救於天下之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
濠付之據孤臣陳建皇明通紀兵部主事王守仁疏
此與史異隨人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
丞在途有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
佯投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
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英皆信之命
漁人索屍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舟浮
海至閩入武夷山遠遁或謂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爲
累乃赴龍場驛又趙善政賓退錄云陽明疏救給事
中戴鐵作劉瑾意謫貴州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
夢二人持二緘至啟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我纓後書伍員一畫水上覆一舟後題屈平詰朝有
二校至日有旨賜死縛至江邊投之入水卽得物負
之凡七日偶達於岸則已至閩界矣奔寺求宿僧不
納乞食於野人趨一古廟枕苔臥夜半四傍虎吼公
不爲動詰朝寺僧有過廟者見公酣寢異之卽邀至
寺問其故贈之資以歸乃由閒道返錢塘始赴龍場
驛與皇明通紀異又謹案四庫提要云陽明先生
浮海傳一卷明陸相撰是書專紀王守仁正德初謫
龍場驛丞道經杭州爲姦人謀害投水中因漂至龍
宮得生還之事頗詭誕不經論者謂守仁多智數慮
劉瑾迫害故棄衣冠僞託投江而實陰赴龍場故王
世貞史乘考誤嘗力辨此事爲不實而同時楊儀高
坡異纂亦載此事與相所雲夢（史記）淮陰侯傳高帝
紀畧同蓋文人好事異久矣雲夢（史記）淮陰侯傳高帝
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遊耿弇祝阿（後漢書）耿弇傳
雲夢實欲襲信信勿知耿弇祝阿（後漢書）耿弇傳
聲日盛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又光武至臨淄自勞
軍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
發迹（案）明史王守仁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
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至是果奏捷帝

時已親征率京邊白門魏志呂布傳建安三年布復

驍卒數萬南下白門叛太祖自征布布與其標下

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於是縊殺布又

太祖紀姓韓諱操字孟德案明史王守仁傳守仁乘

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

邀之廣信守仁不與聞道趨玉山山上書請獻俘止帝

南鳥喙史記越世家越王會稽左哀元黃蚪說文蚪

征鳥喙為人長頸鳥喙王會稽年傳黃蚪龍子有

角者杜甫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詩至尊顧之笑

王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蚪夢弼曰揚國

忠言祿山必反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之不聽雖國

忠欲收祿山貴妃必不肯故曰至尊顧之笑王母不

肯收續遣歸范陽祿山遂反豈范陽白居易長恨歌

非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蚪乎范陽漁陽鼙鼓動地

來姚汝能安祿山事蹟祿山日增驕恣當以曩時不

拜肅宗之嫌慮元宗年高國忠忠事變遂包藏禍心將

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軍器天

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起兵反同羅契丹室韋曳落

兼范陽平盧河東幽薊之眾號為父子軍馬家裏上

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為名

天元

北史周本紀宣帝傳位於太子於是自稱天元

後宮

禪位之後復昭愍新唐書敬宗本紀敬宗睿

驕奢

醜醜於後宮昭愍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

長子也

即位二年崩年十八贊曰敬宗皆童失德成

以其在位

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

權

明史武帝本紀贊猶幸前星史記天官書注洪範

王也

前星太子後星馬氏明史侯倖江彬傳初延綬

庶子

案武宗無嗣馬氏總兵官馬昂罷免有女弟

善歌

能騎射解外國語嫁指揮畢春有娠矣昂因彬

奔歸

進於帝召入豹房案是時都給事中呂經石天

柱等

皆有疏諫江彬明史侯倖江彬傳彬宣府人狡

出孕婦

不報江彬明史侯倖江彬傳彬宣府人狡

兵帝前

帝大悅出入豹房同臥起賓退錄江彬之扈

從南征也

統領邊軍數萬恃恩陵轅潛謀不軌喬白

嚴宇時

為大司馬獨任留守之流虹宋書符瑞志帝

責鎮靜

持重彬心憚而不敢逞流虹輦少昊氏母曰

女節兒

星如虹下流西內唐書地理志高宗龍翔後

華渚感

而生少昊西內嘗居大明宮謂之西內

呂秦

史記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諸姬與居知有身

為莊襄王薨太子

政立為王太牛晉宋書符瑞志元帝母夏侯姬與

帝晉書元帝紀初元

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

牛氏而以毒酒鳩其

將牛金而恭王姬夏侯氏竟通

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亦有符云案王應麟因學紀聞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

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

之唐貞觀史官修晉

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

說以評前代劉知幾

亦以為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

姓司馬南坡

元史英宗紀至治三年帝自上都南還

過矣

駐驛南坡御史大夫鐵失直犯禁幄手

弑帝於椒酒

漢書平帝紀注師古曰漢注云帝春秋

疎纂弑之謀由是生

因到臘日上椒酒置

藥中故翟義移書云

莽鳩弑孝平皇帝

七年瀛國

宋書恭帝紀德祐二年五月元主以帝

傳

瀛國公權衡庚申帝史外聞見錄瀛國

公初為僧居白塔寺

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

王者嬉遊至寺憐其

老且孤留一回同女與之延祐

七年四月十六生一子明宗適自北方來蚤行見寺
上有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因求爲子并載其母
以歸陳汝錡甘露園短書順帝瀛國公稱合尊時所
生之子元世祖以庚申立立十五年而取宋順帝卽
以庚申生生十三年而取元謹案四庫提要庚申
外史其中稱順帝爲瀛國公子一條最爲無稽厥後
袁忠徹著之於文集甯王權載之於史畧程敏政又
選忠徹之文入明文衡錢謙益又引余應之詩證實
甯王權之說其端實自此書發之蓋元之中葉宋遺
民猶有存者因虞集草詔有託歡特穆爾非明宗之
子一語遂造此言以洩其怨明人又警視元人遂附
會而盛傳之核以事實渺無可據實爲荒誕之尤非
信史中和通鑑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卯金後漢書光
也金劉字也案卯金專寵謂劉夫人也外紀上自榆
林還遂載劉良之女以歸至是隨行在龍冠諸女稱
美人飲食起居必與偕江彬浣衣明史職官志宦官
諸近侍皆母呼之曰劉娘娘浣衣八局有浣衣局案
勝朝彤史拾遺記武宗朝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夜
王智女也以官奴送浣衣局旣而召入豹房大幸夜

驚明史江彬傳正德十五年六月幸牛首山諸軍夜

舟中民閒數訛傳將軼事更記管晏傳論既見其著

為變帝心疑欲歸軼事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

至其書世多有之是野史唐書藝文志公沙仲穆大

以不論論其軼事野史和野史十卷洪邁容齋隨

筆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

江劉靖之金史元好問傳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

野史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

亭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案明史鴻嘉鴻嘉西漢西

藝文志武宗實錄一百九十七卷鴻嘉成帝年號西

京晉書葛洪傳西京雜記六卷皆洪所集東觀餘論

之以補史之缺耳謹案四庫提要云西京雜記六

卷舊本或題漢劉歆撰或題晉葛洪撰實則梁吳均

撰記言葛洪得劉歆漢書遺稿蘭臺內傳後漢書班

錄班固所不載者為此書也蘭臺內傳固傳固謂

闕上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案

四庫提要云漢武帝內傳一卷舊本題漢班固撰然

隋志著錄二卷不云班固殆後人以漢武故事託名於固併舉此書而歸之也